

芝翁高拜石著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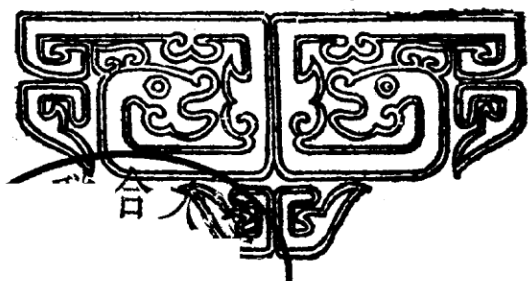
三
版

第六集

169949

記瑣樓風春古

著遺石拜高 · 集六第



行印報生新造台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集 六 第〕

著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華

民國

十六

年

九月

三十

日

再四

版

（海外郵費另計）

裝台
本幣金幣
全三八五
集千十百
訂元元元
價整整整

古春風樓瑣記目錄 (第六集)

趙惠甫才豐用斬	三
大鷗山人鄭叔問	一四
近代文豪李審言	二九
羅振玉與其治學之道	四八
王國維跳湖自殺之謎	六〇
羅嚶公淒涼終老	七九
海綰詞人之狂放	九五
劉錦藻父子與嘉業堂	一〇八
于式枚飄蓬畢身世	一一四
北平的大老妖	一二八
唐才常事件與東南互保真相	一三五

北洋三傑之龍王士珍·····	一四九
新疆與楊增新·····	一六八
唐少川倔強自誤·····	一八九
唐紹儀軼事補述·····	二〇八
汪伯唐實事求是·····	二一六
張勳出身與復辟前後·····	二三一
陸徵祥夫人博斐培德·····	二六七
鳳凰熊秉三軼事·····	二八一
張謇翁對舞樂伎藝的興趣·····	二九七
梅郎世家·····	三〇九
記舊京大學之「盜」·····	三三六

古春風樓瑣記目錄

(第六集)

趙惠甫才豐用靳	三
大鶴山人鄭叔問	一四
近代文豪李審言	二九
羅振玉與其治學之道	四八
王國維跳湖自殺之謎	六〇
羅廬公淒涼終老	七九
海綃詞人之狂放	九五
劉錦藻父子與嘉業堂	一〇八
于式枚飄蓬畢身世	一一四
北平的大老妖	一二八
唐才常事件與東南互保真相	一三五

北洋三傑之龍王士珍	一四九
新疆與楊增新	一六八
唐少川倔強自誤	一八九
唐紹儀軼事補述	二〇八
汪伯唐實事求是	二一六
張勳出身與復辟前後	二三一
陸徵祥夫人博斐培德	二六七
鳳凰熊秉三軼事	二八一
張裔翁對舞樂伎藝的興趣	二九七
梅郎世家	三〇九
記舊京大學之「盜」	三三六

趙惠甫才豐用靳

咸豐間，太平軍奄有東南，曾國藩率領三湘健兒，和太平諸將死拚，屢敗屢戰，一面廣收人才，儲以致用，其幕府賓客，一時稱盛。其所特保發營差遣之常州府屬者四人：曰方元徵（駿謨），曰周韜甫（騰虎），曰劉開生（翰清），曰趙惠甫（烈文）。四人中劉開生爲武進籍，其餘皆陽湖籍也。薛福成所著庸盦文編「曾文正公幕府賓客」一文，方元徵列於淵雅，周韜甫列於雋辯，劉、趙則併列閱覽，皆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遇事贊畫。元徵行誼卓然，不求聞達，後官安徽直隸州，有「敬業述事室」文稿行世。韜甫通知古今，豪於論辯，亦工詩，後官主事，有「殄芻華館詩文集」隨筆；開生能讀書，尤週知四國，郭筠仙（嵩燾）曾劾剛（紀澤）極稱之，官河南道員，隨使西洋充參贊。惠甫富於才識，以博雅善持論，工謀畫，見重於國藩，官至易州知州，中歲解組歸廩常熟，淡泊若忘世，有可傳者。

烈文一名來求，字惠甫，號能靜，陽湖趙申喬（慎旃）六世孫。慎旃康熙進士，論學以不欺爲本。由知縣官至戶部尙書，周悉物情，果於自任，死謚恭毅，子熊詔字侯赤，一字裘

萼，康熙狀元，有「裘萼公贖稿」。故趙氏爲陽湖世家。惠甫曾祖滙，祖鍾書，父仁基，字厚子，道光進士，官湖北按察使，有「悔廬文集」。元配高氏早卒，繼娶於錢無子，再娶於方，卽方元徵姑，生三子，惠甫居第二。自幼穎異能文，十餘歲時聲譽已籍籍，只是對八股文沒有興趣，三次應省試，都沒有考中，他便不再想從場屋圖進取了。

太平軍之亂，南京不守，蘇、浙、皖各省疊遭兵禍，宇內震盪，人民流離失所，惠甫與族兄伯厚，及周韜甫、劉開生、方元徵等，講論時事，共謀靖禍變保鄉里的計劃。曾國藩時在安慶督師，聽說這幾個書生，都是地方賢能之士，更因曾和惠甫的父親是朋友，因招趙入幕，惠甫遂拜曾爲師，旋丁母喪回常，常州陷，避往上海，適清廷命舉人材，國藩乃專疏特保趙等四人，發交大營差遣，惠甫遂居曾幕。迨同治初，曾國荃圍攻南京，國藩奏保惠甫參贊軍事，江南平定，叙功授直隸州知州。

惠甫生性剛正，不樂爲吏，更自審個性不適宜於作州縣級的卑官，有一次赴常熟閒遊，見吳姓廢園一區，背山面水，泉石清幽，便把它買了下來，略加修葺，挈眷卜居，大有終老是鄉之意。曾國藩以他方在強仕之年，不宜隱遯自逸，勸他出山，他雖勉強應了，還是在猶豫着。同治七年戊辰，曾國藩移督直隸，奏調惠甫等八人北上，初署磁州知州，不久卽調易州

，居官五年，國藩調回兩江後，他也引疾致仕，家居二十年，讀書兼攻金石文字自樂，種樹植石，涉園成趣，於光緒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疾卒，年六十二。

惠甫先後在國藩、國荃兄弟幕中，多所贊畫，每有關於國家大計，可稱爲曾家兄弟的好幫手。初入曾幕時，國藩奉命東下入贛，命惠甫到樟樹鎮觀察軍情，歸來向國藩言：周鳳山軍營制鬆懈，不足當敵，宜預爲準備，果然不出十日，周軍遇敵先潰，幸後方已作預防，沒有給牽動，國藩深重其才。他和國藩論對外交涉，謂不宜以外國客卿來辦本國外交，應自派適當人選，持節使各國，如漢、宋故事，乃能得其要領，國藩認爲有至理，將他的意見，專疏入告，於是清廷始遣使分駐。中國派遣使節，實由惠甫首創此議。

他參曾九帥軍幕，時各省沿江一帶，難民麇集，流離失所，在荒灘孤島上，搭篷而居，或僅露宿，凍餒疾苦，朝不保暮，他向九帥進言，造漁具分給水上難民，自謀生活，並設局收養婦孺，教以工藝，以工代賑，所賴以全活的數萬衆。又江南各省難民，因不堪太平軍之徭役和苛擾，多拋鄉離井，逃亡在外，清軍都興阿向清廷奏請封閉各隘，不許內遷，難民進退失據，窮餓倒斃者遍野，惠甫向蘇撫力爭，如稍稍弛禁，全活無數。國荃急擣金陵之日，太平軍李秀成、李世賢兩部六十萬人，奉天王洪秀全命，悉數來會，圍攻雨花臺曾軍，國荃

率衆拒攻，前後凡六十餘日，目不交睫者月餘，兩睛盡赤，卒於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南京，大軍入城時，國荃已神疲力倦，入帳便睡倒了。湘軍各營入城後，太平軍餘衆仍有巷戰者，遂沿途放火，蕭孚泗繼朱洪章入，焚殺劫掠，敵民不分，惠甫聞而不忍，且恐有變，半夜排闥入室，促九帥起床，親往禁止，城中始獲安堵。當時有傳曾國荃攻入南京發了大財，即他的同鄉王闔運也有「曾沅浦輩真劫盜也」的譏評，曾九帥負謗甚深。國藩有一次談起這事，問他是否實在？惠甫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能靜居日記有云：「……少選，師（指國藩）亦至，遽談，問沅浦（國荃字）收城時事，余（趙自稱）曰：沅師坐左右之人所累耳，其實子女玉帛無所與也。各員弁自文案以至外差諸人，則人置一簞，有得輒開簞藏納，客至則傾身障之，醜態可掬。師狂笑，繼又曰：吾弟所獲無幾，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余曰：何冤之有？自古成大功者，孰不蒙謗，往往致殺身之禍者有之，終身廢業者有之，下吏對簿者有之，蓋謗與名二者相附而行，何足異哉！……」惠甫親見曾軍入城經過，其言亦率直無阿曲，自可信也。

惠甫爲政，深懂得治道，在職磁州知州時，不汲汲於虛邀民譽，而悉心於審民之情，恤民之要，辨認其真利眞弊之所在，而始着手興革。磁州地當南北要衝，京漢線未通路前，交

通既繁，向由民間出車馬以供官府之用，而官府差役胥吏，復因緣爲利，需索陋規，惠甫因定個輪應的辦法，每十天半月，始輪值供應一次，民困因而稍蘇。

他以北方水少，農耕灌地，不是靠冰雪融化，便得望雨霖沛降，這等於靠天喫飯，最要不得，因命全州民戶，開掘大小深井百餘，飲用之外，並資灌漑，光緒丁丑戊寅（三、四年）間，津沽一帶大旱，農作物缺水焦枯，磁州獨不爲災，老百姓始服其先見。

在易州時，檢查倉廩，修葺殘漏，復藏穀如舊日。又增設書院肄業生額，厚給膏火銀，並加設古學課導，以爲治學倡導，一時士習大變。其判理獄訟，主以情感理喻，不逆爲鉤距法。有一回，大府檄使勘查寧晉、隆平兩鄉爭堤事，他在係爭之堤地，周詳勘覽兩三天，並調舊卷，稽考水經圖志，得潞水故道所在，引古證今，曲直立判，即議開濬下游淤塞，使寧晉不受河患，而隆平水有所洩，兩造悅服，惠甫親撰判語三千言，報告省方大憲，時李鴻章任直督，對他說：「湘鄉師相，說你能以經術飾吏治，果然果然！」

易州賈家兄弟，因爭產興訟，凡歷六十年，兄弟都已到了老耄之年，官司還是不肯了。惠甫訪知這家人家，兄貧而弟富，兄要向弟借錢，做弟弟的偏又慳吝不借，惠甫召兩造到案，細心勸導，欲感動之，兄言一定要借錢一萬，弟弟執意不肯，惠甫勸他們顧全手足之情，

替他們折衷一下，叫弟弟借五千，這兩兄弟倔得很，異口同聲都說不肯，惠甫卽就公案上，伸紙寫這兩兄弟的父親名諱，黏在大堂口，叫他們倆相對跪在他父親名紙下面。起初，各不相視，漸而互相偷覷，繼而相對流淚，終則抱持而哭，聲言遵斷了。

惠甫在國藩幕中，稱博雅，善持論，工謀畫，見重於國藩，國藩也只認這世姪而兼門生是個通人而已，不知尚有治事之才，到了年終考績，始知其廉能兼著，亦自嘆失人。先後治理兩州，政績賢聲，爲畿輔各州縣之最，李鴻章繼任直督，更多所推重。某年，同治帝謁西陵，途經易州，一切供應，備辦齊全，而民間不遭紛擾，李鴻章擬予以大用，而惠甫忽提致仕之請，慰挽不及，便浩然南歸。

惠甫做學問，期於有用，爲文章以抒發己見，不孜孜於仿倣，他雖是曾國藩的門生，但却不以桐城文派自囿，雄奇雅潔，取法於古，詩歌及長短句，超然精絕。惟一像他老師的一點，是寫日記。他從二十二歲起，便開始寫，從未間斷。最早的日記，名「落花春雨巢日記」，後來又有「避難日記」，「能靜居鈔」等。前者原稿有五冊，餘在他死後，由他的第三兒子趙寬整理錄出，成「能靜居士日記」五十四冊，但還不能包括他日記的全部。

晚年，他兼對金石文字，有更高的偏愛，得一拓本，援引考訂，跋語每一寫便寫了幾千

字。清代金石家，曩推翁覃溪（方綱）爲能摘抉精審，有「兩漢金石記」，「精義考補」等，海內論碑板的多宗其說。惠甫精心汲古，博該主極，屢駁翁說，在他解組家居二十年中，每日從事於此，引以自樂。

同光之間，雖號稱中興，而外侮侵陵日亟，惠甫雖翛然林下，每縱談時事，憂憤形於詞色。那時中興將帥非老袁即已溘逝，朝士姁姁成習，國勢日衰，惠甫雖自遺於世，但也不是眞能忘世的。方子順（怡）所著「韓廬文鈔」裏曾說：「曾公之舉趙，固以備封疆將帥之選，而表見止於此，此不能不爲國家惜也！」方怡卽方元徵第三子，方、趙爲世姻，其兩兄又爲惠甫之子壻，其言不免或過及不平處，但論起人才，趙惠甫實當之無愧。惠甫銘墓之文，亦出其手筆，銘文也寫得很好，如云：「天豐其才，用獨靳耶？亦畀以遇，仕不進耶？孰尼止之，孰援馳之？匪尼匪援，先生自爲。廬阜之麓，琴川之濱，泉石圖史，以娛其生，爲先生謀，其又奚哀？才爲世出，世實需才，懷此耿耿，銘示後來！」惠甫豐才而靳於用，是一可惜，方怡曾在廣東贊佐粵中大吏，推行新政甚力，亦屈於卑官，中年積瘁而死，其爲此銘，殆俗諺所謂：「抱別人棺材，哭自己的命運」也！

惠甫元配鄧氏，以賢行稱，嫁時，奩資甚豐，盡以補貼家用，好讀書史，及宋五子書，

獨不喜吟咏，自謂非婦女所宜。鄧氏撫諸妾與子女等厚薄，歿時有痛哭暈絕者。子三人賓、鳴、寬，兩女嫁方元徵兩子，元徵卒後，方怡及兩兄都是由惠甫夫婦留在家裏教育，幾二十年，可見他夫婦待人寬厚處。光緒二十三年，夫婦同葬於宜興梅嶺。

惠甫一生才學言行，略如前述。現在再讀他的日記，因為有許多一般不及見的近代史料，可由其中尋繹而得的。茲舉其一二：

湘陰郭筠仙（嵩燾），晚號玉池老人，學者稱養知先生，學問事功，爲世所稱，光緒間官至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算是當時通達時務的開明人物，與其弟意城（崑燾）同爲國藩姻家好友，在曾幕中一以閎偉見稱，一以明練被人尊崇，清史論筠仙，說他於交涉獨具遠識，但在趙惠甫的能靜居日記中，曾有郭筠仙做廣東巡撫，和總督不和，及廣東人對郭種種不滿意，卽其親家對之，亦認有不對處之記載，記云：

「飯後至滌師處談，余詢郭芸仙、毛寄雲（郭筠仙亦作芸仙，毛鴻賓字寄雲亦作季雲）事，師云：『毛早年在都中，見郭之文采，極欲納交，後任湘撫，又屢思延之入幕，比任粵督，廷寄問黃萃農（名贊湯，字尹咸，又字徵三）能勝粵撫之任與否？毛疏劾黃及藩司文格，而保郭堪任粵撫，李筱泉（瀚章）堪任藩司。疏入，如所請。毛固常人，郭之至，毛不能

無德色，又彼此爭權，迨後至於切齒。左孟星、王壬秋、管才叔三名士之至粵，互相標榜，有王佐才之稱。郭素重文士，三人多袒郭者，左甚至通書詆毛，直不齒於人類。平心論之，自是郭負毛而毛無罪。郭因由曾國藩保毛，遂言「曾某保人甚多，惟錯保一毛季雲」。吾答之云：「毛季雲保人亦不少，而惟錯保一郭芸仙」聞者無不大噱。……」

「……師復來言，交情離合，有在情理，有不在情理。劉霞仙（蓉）之與朱石翹，不啻子弟之與父兄，而卒大翻，至刊詩相詬厭；芸仙之於毛季雲少次；沈幼丹（葆楨）與余亦大翻，然余數函修好亦不答；李次青（元度）一翻之後，至克復金陵，余曾疏言其功，彼近時常通書問，庶幾復合。至左（宗棠）則終不可嚮邇矣。」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

毛季雲鴻賓，號寅菴，山東歷城人，道光十八年戊戌編修，和曾國藩同榜，也是辦團練，由司道而擢督撫的，同治一年督粵，其時郭筠仙方任兩淮鹽運使，毛素重郭，因樞旨問黃贊湯（道光癸巳編修，同治元年以河道授廣東巡撫）是否勝任，毛遂劾黃舉郭，不料隙末凶終。曾國藩劾李元度，言者多已能詳，後國藩亦有「彈劾太嚴，至今內疚之悔」，曾死後，元度更有「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的輓語。（元度亦曾門下，著有「國朝先正事略」，「南岳志」等）至於沈葆楨、左宗棠之與曾交惡，實由洪秀全子洪福瑱之生死情報而起，有

人說他們交惡，是演雙簧給清廷看，而藉以保全功名的，其中奧妙處，則非一般人所可蠡測，但在趙惠甫日記所記曾的話而看，又似乎鬧彆扭是真的了。

郭筠仙與毛寄雲交惡，既如上述，至於有關郭個人的聲譽，惠甫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日記中，亦載有曾國藩對他談的一段：

「午後，滌師來久談，言芸仙在粵聲名之劣，羅椒生（惇衍字星齋，道光進士，官至戶部尚書，風節爲國人所重，與倭良峯（仁）齊名，有北倭、南羅之稱）至與駱顧門（秉章）書，有「故鄉大吏，皆如豺虎」之言，民間又有「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轉（隱射郭），地皮刮盡，但餘澗溪沼沚之毛（指毛）」之聯，何狼籍一至於此！師云；其自取耳。勸捐助餉，原爲不得已之舉，本無可勒，其勒者必其人爲富不仁向有劣迹者。郭在粵東，一概施之，往往詩書之家，橫納罟網，而又高自位置，不近人情，所作所爲，無不任意，即其棄婦一事，婦始入門，其老妾命婦相見，爲婦立下首而妾居上首，此豈知禮者所爲乎！比至粵官，與夫人，如夫人用綠轎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歸，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爲政如彼，民間安得不鼎沸？郭悍然不顧，方與同官斷斷爭細故，不圖其荒謬至此已極！……」

毛鴻賓督粵時，每事多取決於幕賓徐灝，徐頗驕橫，郭筠仙不能堪，每與毛言之，又不